

百年沧海

周项皆

著

百年沧海

周项皆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沧海 / 周项皆著. — 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
2018.2

ISBN 978-7-5496-2451-5

I. ①百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7479号

百年沧海

作 者 / 周项皆
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
装帧设计 / 陈益平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当纳利(上海)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年2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/ 380千字

印 张 / 25.25

ISBN 978-7-5496-2451-5

定 价 / 58.00元



目 录



序章 红螺镇·····	001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部 乱世·····	003
-------------	-----

乡 绅·····	005
----------	-----

不关心土地·····	018
------------	-----

闯码头·····	029
----------	-----

天灾人祸·····	054
-----------	-----

战火肆虐·····	069
-----------	-----

艰难时世·····	090
-----------	-----

邢家解体·····	098
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部 新生和出路·····	105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伪乡长·····	107
----------	-----

收回土地·····	114
-----------	-----

要工作·····	124
----------	-----

黎明前·····	132
----------	-----

大势所趋.....	146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部 艰难探索.....	159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当家做主.....	161
-----------	-----

奸 商.....	180
----------	-----

家事难断.....	186
-----------	-----

探 索.....	195
----------	-----

公私合营.....	225
-----------	-----

襟怀坦白.....	231
-----------	-----

一腔热情.....	238
-----------	-----

憧 憬.....	242
----------	-----

风 雨.....	264
----------	-----

寒 流.....	275
----------	-----

一见钟情.....	283
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部 新路.....	291
-------------	-----

新 生.....	293
----------	-----

思考和探索.....	313
------------	-----

搞 活.....	328
----------	-----

利 益.....	352
----------	-----

路在脚下.....	379
-----------	-----

序章 红螺镇

中国东部有一片湖河港汊密布的平原，红螺镇便孕育其上。镇下有若干个居民区和自然村，向北偏东 10 多公里是红螺区（原先叫红螺县），再偏东 10 多公里是红螺市。如今市、区和镇通了高速公路，开车的常说，也就是一脚油门距离。

红螺镇的名称和建制由来已久，县志上记载始于北宋，先有红螺村，后有红螺乡，再后来才有红螺镇，解放初乡镇合并。红螺镇处在政府行政序列的底层，往上依次是：红螺区、红螺市、省、中央政府。

“红螺”的称谓和村镇县市行政体制发生过几次变化：解放初，行政体制是红螺村、红螺镇、红螺县、红螺专署；1958 年“三面红旗”时，红螺村和红螺镇分别改为“红螺生产大队”、“红螺人民公社”；1966 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“红螺”改成“红卫”，即红卫生产大队、红卫人民公社、红卫县、红卫地区（原称“专署”）；1977 年“文革”结束，省政府应百姓要求，依照祖宗规矩，恢复“红螺”称谓，上千年的文化就是这样执着和顽强。几年后，人民公社解体，又恢复为红螺村、红螺镇；再后来，红螺专署变成了红螺市，红螺县变成了红螺区。

红螺镇下有两个自然村最大：红螺村和黄泥村。红螺村居南，黄泥村居北，中间横卧着东西流向的红螺河。红螺村和黄泥村各有 5000 多亩土地、200 多户人家。

受时代浪潮冲击，许多红螺镇村民离开村落外出寻找机会，漂流各地，并在那里繁衍，如同老根深扎在红螺镇土地里的树干上伸展出去的枝枝丫丫。我就是其中的一枝，我戏称其为“家族树”。

我是八零后人，呱呱落地时就登记在了上海户籍里，是个地道的上海人，可是我的生命基因却来自于红螺镇，是红螺镇生命的延续。如今我已经有

“喜”了，红螺镇的基因和生命将被继承和延续。

我自豪的是，我这一代人将哺育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生命；我庆幸的是，我生命链的前端没有任何一个环节中断，否则生命链就会终止，就不会有我。在兵荒马乱和饿殍遍野的上百年里，普通百姓的生命链脆弱易断，随时都可能被夭折，而我的生命链竟然能延续下来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顽强和奇迹。

生命繁衍是文明基因和自然基因融合的进化，也是社会密码和自然密码重叠的遗传，这些基因和密码记录下来的是生命的逻辑和使命。到了我们这一代，生命的逻辑和使命又是什么呢？

第一部

乱
世

乡 绅

邢辙的父亲原是朝廷的一名武将，剿灭“洪杨长毛”后，因受满人同僚的倾轧，解甲归田，继承祖业当上了乡绅。

邢辙聪慧，受父亲影响，不喜欢“四书五经”，而是酷爱兵书，崇拜西汉名将韩信，一心想当大将军。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纠集小伙伴们玩“剿长毛”、“打捻子”的游戏，有几次还把私塾闹了个底朝天，惹得私塾先生经常来家里告状，邢辙的父亲无计可施。恰巧在这时，朝里传来消息，政府要委派留学生出洋学海军，主修指挥和工程，邢辙的父亲悟出了其中的新气象和新机会，便和邢辙商量，邢辙当然想去，于是花了许多银两找到关系，买了这个缺。

那时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英伦第二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。邢辙一踏上英伦大地，就感受到了强烈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。受同在英伦学习的严复（后来的《天演论》译者、中国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）等人的影响，他把研习的目光转向了欧洲、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制度，敏锐地意识到，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距不仅仅在机器和武器方面，还在于社会制度。他开始翻阅卢梭的《契约论》，接触“主权在民”的思想。不过，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：如果权力都归了百姓，还要皇帝干什么？

邢辙是忠于朝廷的，拥护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洋务观念。在他眼里，中国洋务运动远比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优越和明智，因为洋务运动对现行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破坏小，代价低，效果却显著。在明治维新运动开始的几年里，邢辙和许多中国人一样，看不起东方这个弹丸小国，以为不论倭寇怎么变，都变不成一个大国。不过，面对满清官员的腐败无能、昏聩内筹，邢辙也有一番义愤，私下里常拿牛顿、瓦特及蒸汽机来嘲笑他们的迂腐。

两年后，邢辙学成归来，满腹“经纶”，一腔热血，只想报效朝廷。此时洋务运动已小有成就，出现了一批现代工业企业，如官办的江南制造局、金陵

机器局、天津机器局、福州船政局，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、开平矿务局等。除此以外，朝廷还开始训练新式陆军，督办北洋和南洋水师。邢轍先去了福州船政学堂和南洋水师，由于无法融入那里的闽人圈子，又觉得北洋水师拱卫京畿要地，轰轰烈烈，能有更大的作为，于是几经周折，来到北京和天津，投入北洋水师。

北洋水师成军之初，拥有德国制造的定远和镇远两条主力铁甲舰及其他各类舰船 25 艘，主力铁甲舰吨位大、火力猛，在亚洲首屈一指。提督府（舰队司令部）设在威海卫，李鸿章命人在威海卫港口的周围山上修筑炮台和防御工事，整个军港看似固若金汤。

邢轍被派往定远舰任职。定远舰管带（舰长）刘步蟾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个钢筋铁骨的血性英雄，他令邢轍协助他训练士兵，整饬军纪。邢轍不敢怠慢，尽心尽职，完全按照英国海军的训练纲要和操典进行整训，许多口令也出自英语。

北洋水师军官的俸禄比较高，许多军官都在当地购置房产，包养小妾，吸毒嗜赌。李鸿章原本想高薪养廉，高薪养勇，没想到越养越腐，越养越怯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刘步蟾的两面性便表现出来，他一方面想做个称职的新式军人，报效朝廷；另一方面又想顺应每况愈下的世风，中兴家业。长官的两面性自然助长士兵中的奢靡和颓废之风，邢轍能管舰船上的士兵，却不能管刘步蟾，甚至连一点像样的提醒都不能有，因此他的训练计划大多成了摆设。更让他不习惯的是，官长的提升与训练成绩没有太多联系，完全听凭刘步蟾的个人好恶。邢轍深知，军队如此糜烂下去，一旦和小日本开战，未必有决胜的把握。可是他又能如何呢？除了气馁和无奈外，只有洁身自好，对得起在英国养成的绅士品格。

邢轍随定远舰出访日本。李鸿章想借此机会炫耀大清军威，威慑日本海军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。没想到，这次出访竟然刺激了日本人的神经，点燃了日本人发奋图强的火焰，甚至还将北洋水师的朽稗里子尽数抖搂给了日本人。日本军官应邀访问定远舰后，向上级报告说，定远舰大炮筒晾晒衣服，军纪懈弛、军容不整、精神猥琐、不堪一击，等等。这还是邢轍再三叮嘱的“成果”，否则更混乱。

邢轍回访日本军舰时则发现，火炮射速和航行速度都高于定远，军纪严明，水兵们都像好斗的狮子，军官的指挥艺术堪称上品，从里到外都透着明治维新的风骨，一旦开战，其势不可拒，其锐不可阻。卧榻之侧有如此虎狼之

师，大清国岂能安睡？

邢辙忧心忡忡，回国后就上书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，痛陈北洋水师积弊，力举日本海军优点，想惊醒沉溺在天朝雄威梦幻中的上层官员。结果，上书如泥牛入海，一去没了音讯。

一天，刘步蟾把邢辙叫到管带舱室，皱起眉头说：“不要杞人忧天了，不要再上书了，尽些泄气话，尽些瑕疵，大人看了不高兴，而且朝廷里有人正在找李中堂和丁提督的茬。大人让我提醒你，如果你嫌俸禄少，可直接提出来；如果觉得俸禄还可以，就别再惹是生非。”

邢辙仰望舱顶，刚要长叹，看到刘步蟾鹰一样的眼睛盯着他，连忙抑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可是泪水却不住地涌上眼帘。

邢辙告假回乡省亲。他跪倒在父亲面前，情绪失控，声泪俱下，一股脑儿地抖搂出北洋水师的种种积弊、对朝廷的不满、对国家命运的担忧、对自己性命的担心。

“别再说了，”父亲急忙阻止，“虽然在家里说说没事，可说习惯了，没准就会到外面去说，会惹来杀身之祸、灭门之灾的。”

“唉，”邢辙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擦了把眼泪，“说的是啊，连哭的机会都没有，还有什么指望？我不会再议论了，随朝廷怎么办吧。只是小日本不会善罢甘休啊，中日终有一战。在北洋水师里谋事，将来不是死就是伤，或者被俘。”

“既然从军这么凶险，就别干了。我写信给朝廷里的朋友，请他们在李大人面前疏通疏通，尽早让你解甲归田。”

邢辙连连点头。

管家走了进来，对邢辙的父亲说：“明天要发放救济粮，前些日子就告示村民们了，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”

“叫辙儿一起参加吧，露露面，他迟早是要回来的。还有，再增加两袋，算是辙儿加的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邢辙问。

“你在外多年，有所不知，”父亲说，“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这些年每到这时我们都这样做，已经连续好几年了。”

是个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。清晨，空气依旧寒冷，可是邢家宅院门口已经排起了队伍。邢辙和管家领着家丁搬运稻米和布置桌椅。不到一个时辰，救济粮就发光了。一些村民不愿意离去，几个女人拖着孩子跪到邢辙面前，请求他

开恩，再施舍一点。邢辙用目光征询管家的意见。

“今年已经比去年给得多了，”管家说，“再加上你的那两袋，就更多了。这些人胃口很大，你是填不饱他们的。”他吩咐家丁劝村民们离开。

“慢。”邢辙望着面带饥色的村民，听着拖儿带女的哀求，阻止管家道，“再增加几袋，你去告诉我爹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”

邢辙回到屋里，想向父亲解释增加救济米的事。父亲摇摇手，要他别说，还示意他坐下。

“这个家迟早是你的，”父亲吸着水烟，“趁你在家，我不妨先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你。红螺村一共有5000多亩土地，近200户人家，我们邢家占了3000多亩，其余的除去一部分公地外，归属于另外几十户人家，富裕一点的有近百亩，穷一点的只有两三亩。还有的人家一分地也没有，租种我家和别人家的地，每户大约租种几十亩。这里一年产两季粮食，冬天小麦，春夏稻子。年景好的时候，每亩收成大约是150斤麦子、150斤稻子。地租为‘定租’，五成，即每亩每年150斤，不管丰年还是歉年。”

“去掉麦皮和糠壳，佃户们剩不了多少哇。”

“所以，佃户们是舍不得吃面和米的，他们用这些东西去换野荞麦、地瓜、豆饼。那豆饼是榨油后留下的渣滓，原本是给猪吃的。每年这时青黄不接，佃户们只能吃荞麦皮糊糊汤，还要拌糠皮、野菜、地瓜头、豆饼。要是还不够，或者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他们就向我们或者其他富户借债，月息一分，等有了收成再还。”

“听说官府の税赋也很重，这税赋是如何计缴的？”

“如果县衙门再摊派下来税赋的话，确实很麻烦，”父亲被烟呛了一下，咳了几声，“税分两种，一种是田赋，按田亩纳税，我们家每年缴纳的不多；另一种是人头税，按人头征，不管有钱没钱，都得缴，其中最重的是壮丁税，还有劳役。”

“佃户们活得下去吗？”

“活不下去也得活啊。前几年，我发现情况严重了，就开始给佃户们一点施舍，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，施舍得更多。富户们都记得洪杨长毛闹红螺县的事，都明白一个道理，不笼络人心，佃户们就会听信长毛等妖孽蛊惑，造反抢劫，杀人放火。”

“明朝末年就有一句话，大明不亡于李贼也亡于满清。”邢辙从内衣口袋里拿出银票递给父亲，“我这次回来带了一些银票，我想，如果村子里有谁想卖

地，就替我买一些。”

“为何要买地？这一大家子的财产以后不都是你的吗？”

“做小辈的怎么能坐享祖宗积攒的财产呢？有孝心的还得添砖加瓦才是。”

“那也好。还有一件事，前不久，我托人替你说了一门亲。”

“一门亲？”邢辙惊诧地看着父亲。

“是的。那姑娘叫杏儿。她家离我们这里有100多里地，也是个大户人家，还是书香门第。杏儿温和文静，读过几年诗书，写得一笔好字。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。”

“杏儿裹小脚吗？”邢辙调皮地一笑。

“她是汉人。这年头，家境好一点的汉家女孩哪有不裹小脚的？你在外面留洋两年，老祖宗的做法看不惯了，这叫数典忘祖。挑个黄道吉日，把她娶回来。”

“不行。我要和杏儿见一面，要杏儿满意。”

“杏儿没出过远门，没见过市面，如果你和她见了一面，又不要她了，叫一个大闺女怎么活，有什么脸面再找婆家？”

邢辙低头不语，却坚持着。

父亲想了想，觉得儿子毕竟是个在外面闯荡多年的人，沾了点新名堂，硬拧恐怕不行，于是说：“好吧，就依你的。”

邢辙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杏儿家。杏儿的父亲在外埠做过买卖，读过点新文章，比较开通，看了信后立即择定日子，请邢家父子过去相会。

相会那天，邢辙特意穿上北洋水师官服，抖擞起精神，骑上高头大马，一副英雄气派。邢辙的父亲一生长袍马褂，干净利落，乘坐一架青布小轿。

日头升得很高时，邢家父子来到一个村口，管家模样的人迎住他们，领他们进村。他们老远就看到一排高墙深院，红漆大门的台基上等候着许多人。

邢辙一到台基前就翻身下马，跟随父亲上前抱拳，向杏儿的父亲问安。

杏儿的父亲急忙迈下台基回礼，并且仔细打量了一番邢辙，而后转向邢辙的父亲，说：“令郎英武，如你年轻时一般，将来定成大气候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邢辙的父亲谦逊地回应。

杏儿的父亲满脸堆笑，挽着邢辙的父亲迈上台基，跨过门槛，穿过“一进”，来到“二进”的客厅（专门接待近亲和贵客的地方）。杏儿的母亲早就等候在那里了，一见到邢辙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“二进”的客厅很高，厅内两边是二层楼的厢房。杏儿坐在二楼的厢房里，

透过开启的一条狭窄的壁板洞往下看，正对着邢辙。她看到邢辙年轻英武，心顿时怦怦直跳，犹如小鹿乱撞，打心眼里喜欢。

杏儿被花轿迎进邢家大院，抬嫁妆的队伍排得很长，送礼的宾客络绎不绝。胡云县令、刘知府和当朝退休的贵胄坐满了一屋子，大红色灯笼高高悬挂在大院内外，随处可见的红色幔布、红色蜡烛、红色双喜炫耀着家族的喜气、繁荣和高贵。

喜筵非常热闹，贺喜和赞誉声铺天盖地。北洋水师被吹上了天，似乎是天下无敌的水师；邢辙也被捧上了天，就像是北洋水师的顶梁柱。

喜筵过后，邢辙送走亲友，进入洞房。他看到娇小的杏儿安静地坐在床沿边，等待他去揭红色头盖巾，顿时心生爱怜。

随着头盖巾被慢慢揭去，杏儿稚嫩秀丽的面容显露出来，邢辙一阵喜悦。面前这温情娇柔的面容特别稚嫩，经受不起一点风浪，而且还那么单纯，正带着幸福的羞涩做着一辈子安宁富足的美梦。邢辙仰起头，心情忽然沉重起来，脸色也越来越阴暗。杏儿吓得不敢出声。

“过几天，”邢辙坐到杏儿身边，郑重其事地看着她，“我就要回水师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夫君是做大事情的，心里应该想着朝廷。”

“我是说这一去，可能要和日本人开仗。”

杏儿猛地抬起头，看着邢辙，惊恐的眼睛里充满疑惑。

“我说的是真的。”

“不是说打不起来吗？我听爹爹说，日本人不敢打。”

“唉，”邢辙轻轻一叹，“小日本敢，明治维新以后，他们没有不敢做、没有不敢想的事。如今，他们一直在找机会要和大清国开战呢。”

“我们不是也买了洋枪洋炮吗？”

“你知道的真多。问题不在这里，在变法。”

“什么是变法？”杏儿眨巴着眼睛，“变法真有那么厉害？”

“是。”邢辙点点头，未再详细解释。

杏儿的身子微微颤抖，阴云浮上脸面。

“别怕，大清国一时半会不会败。”

“嗯，因为北洋水师里有夫君在。”

邢辙听后，觉得杏儿天真得可怜，便紧紧搂住她的肩头，尽力往自己胸怀里贴。

未几，邢辙要归队了。临走前，父亲拽着邢辙，叫上杏儿，一起去看一块土地。那块土地压在隆起的“老虎头”上。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风水先生说的，红螺村的地形如同一只巨大的老虎。

“就是这块地，”邢辙的父亲站在田头，举起拐杖指了一圈，“老虎头上的地，买下它，就能镇视整个老虎身子，邢家的基业就更加稳固。眼下的机会不错，李毓头在外面欠了债，准备把它卖掉，随后带全家外出谋生。我已经和他谈过了，就剩价钱了。”

“适可而止吧，别难为他了，去外面谋生也不容易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邢辙的父亲似乎很不情愿，想了会儿，还是答应了，“好吧，你走以后我就把这事情办了。”他看了一眼泪水晶莹的杏儿，又说，“不用担心，我已写信和派人带钱去天津、北京找门路了，如果顺利的话，辙儿很快就能回来的。”

“谢谢爹爹。”杏儿含泪露出微笑。

邢辙一回到水师，就感觉到从上至下弥漫着怯战和避战的气氛，都把希望寄托在洋人的调停上。他很清楚，怯战是投降的先兆，避战是大清的一厢情愿。这一战无论如何都会打，何况日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正在寻衅滋事。

果然，1894年7月，日军海军袭击朝鲜牙山口外海面上的中国军舰，日本陆军进攻驻扎在牙山的中国军队，清朝政府被迫于8月1日对日本宣战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9月，日本海军伏击北洋水师主力，致使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受重伤，致远和经远等5艘军舰被击沉，邓世昌和林永升等一批官兵殉国。

定远和镇远等军舰退回威海卫港。李鸿章害怕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命令北洋水师坚守港内不准出击。日本海军随即封锁港口。黑压压的山峰紧锁着港湾，平日里觉得像道屏障，而今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大瓮的四壁，把整个水师活活地困在里面。兵士中流传着日本陆军准备进攻山上炮台的消息，失败、死亡、绝望的情绪不断发酵。每到夜晚，萧瑟秋风带着凄婉的抽泣声和竹箫声，在甲板和海面上徘徊。低沉的海潮拍击着军舰，发出哀伤的和音。

10月下旬，日本陆军登陆辽东半岛，11月攻陷旅顺，来年1月攻下威海卫军港南岸炮台，随后又占领了北岸。2月初，日本陆军用缴获的大炮轰击军港内的北洋水师，日本海军也向港内发动进攻。定远舰就像一座火场，弹片在甲板上横飞肆虐。绝境中的北洋水师官兵英勇反击，也用炮火重创日军。

定远舰很快就失去了反击能力，刘步蟾命令邢辙毁舰自沉。邢辙带领下属

去底舱放置炸弹，随后吩咐下属各自逃生。可是，他喊了几遍都没有动静，下属个个紧抓身边的铁柱和铁栏，满脸是泪，一腔悲愤。邢辙犹豫了片刻，毅然点燃导火索，独自迅速撤离底舱。他刚跑到上甲板，还没有站稳，就听得脚下响起一声巨响。

舱底被炸出了一个大口子，海水汹涌而入，舰体开始倾斜下沉，刘步蟾举枪自杀，邢辙跳海逃生。

日军疯狂轰击、扫射落海的中国士兵。邢辙躲在漂浮过来的死尸下面，若不是体魄强健，寒冷的潮水早使他的生命系统凝固。是晚，邢辙爬上岸，岸上也似人间地狱，日军正疯狂追杀中国官兵。邢辙隐匿在死尸堆里，等了很长时间，瞅准了一个机会，越过沙滩跑进一个山坳，他知道那里荆棘丛中有一个隐秘的小山洞。

一跑进山洞，邢辙发现那里躲着几个中国士兵，其中两个躺在地上，伤得不轻，还有两具刚咽气的死尸。邢辙扒下死尸身上血迹斑斑的衣服换上，坐在靠近洞口的地方。所有的人又饿又冷，可是不敢生火，也不敢说话，都睁大眼睛谛听着外面日军搜山的声音。

一只蟾蜍爬到邢辙身上，邢辙一动不动，只用目光稍稍环视了一下，迅速出手抓住，悄悄剥去皮，撕成两半塞进嘴里，微微咀嚼了几下，发出很轻的声音。刹那间，他发现周围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他，射出饥渴、恐惧、愤恨的光泽，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吞吃了。

日军追杀和搜剿稍微松懈了一些，邢辙和几个士兵乘着夜色跑出山洞，在荒郊野地里寻找野菜、藤蔓、残留的番薯茎，带回山洞充饥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他们的行踪被日军发现，并被捕获，关进临时战俘营。幸运的是，几天后，邢辙和战俘营里的人被押送上北洋水师的康济舰，连同丁汝昌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，返回烟台。

到了烟台，邢辙相约了一些人往南跑，跑了好几天来到一个路口，彼此告别，各奔前程。邢辙继续往南走，沿途寻找父亲的故交和自己的朋友，在他们的接济下，更换行装星夜兼程地往红螺镇赶。沿途，他不断听到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”、“丁汝昌求援无门，拒绝投降，自杀殉国”的传闻。

红螺县、红螺镇、红螺村里的谣传更多，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逃出来的，水兵不是被杀就是被俘，被俘的也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被送到日本去做苦力，另一部分就地活埋。邢家无法辨别真伪，沮丧和悲痛弥漫上下，邢